

郝炜华 著

Hao weihua Works

古 琴 今

guqi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郝炜华 著
Hao weihua Works

1247.5

4303

古 琴

guqi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琴/郝炜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511-2603-8

I. ①古…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977号

书 名: 古 琴
著 者: 郝炜华

责任编辑: 刘燕军

责任校对: 李 伟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603-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村里流传着两种说法 / 001

第二章 无法向人诉说的故事 / 043

第三章 分明就是天上的仙子 / 081

第四章 古琴深处的一只凤凰 / 119

第五章 神思幽远的美妙琴曲 / 155

第六章 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 193

第七章 美艳无比的京剧小生 / 235

第一章

村里流传着两种说法

十

四

張

关于陆飞鸣母子的到来，村里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陆飞鸣跟着母亲从即墨讨饭讨到清水河村。他们在一个清亮亮的夜晚来到村子，趴在麦秸垛里过了一夜，第二天，被早起的妇人发现，妇人恰巧有一个讨不上媳妇的驼背哥哥，于是收留了陆飞鸣母子。陆飞鸣母亲嫁给了驼背男人。不成想，一个月后驼背男人掉进清水河淹死了。驼背男人的妹妹认为陆飞鸣的母亲克死了哥哥，决意将陆飞鸣母子从村里撵出去。陆飞鸣的母亲不知使了什么法儿，使族长——那个白面黑须，相貌俊美，会吟诗作画，威信极高，被全村人敬重的徐龙吟同意留在清水河村。陆飞鸣母子离开村民，在清水河边的柳树丛找了一个小院，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是：陆飞鸣的母亲是徐龙吟的相好，原本被徐龙吟偷偷养在潍县城的宅子里。这本不稀奇，有钱有权或有势的男人总会在某个宅子养个相好，抽时间欢爱一下，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一点传奇。陆飞鸣母子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成想徐龙吟的钱财出了问题，无法供应他们在城里的生活，万般无奈之下，将他们接到了村里。徐龙吟的妻子虽然贤淑，但是平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丈夫另置外室，因此日日吵闹，扬言陆飞鸣母子不走，她便跳



井或者跳河。为了安抚夫人，徐龙吟叫驼背男人娶了她，然后又设计害死驼背男人。两种说法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唯一能确认的就是陆飞鸣的母亲嫁给了驼背男人，而且，驼背男人真的坠河身亡。陆飞鸣的母亲嫁给驼背男人，村里人觉得理所当然，驼背男人坠河身亡，村里人却难以接受。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清水河边，极少有人坠河身亡，更何况驼背男人的水性非常好。关于驼背男人还有一个传说：清水河里原本住着一个怪物，怪物每年过年都到河面游动，它从不伤人，却勾起村人强烈的好奇心，村人想看看怪物在河里的样子。很多男人潜进河里，说在河底看到一个深渊，黑乎乎的，似乎没有边、没有底，没人敢潜进渊里探个究竟。这时，驼背男人说：“我敢进去。”他在河边燃起一炷香，嘱咐香燃到尽头他还没上来时，就杀一只公鸡，连鸡带血扔进河里。说完，驼背男人潜进河里。一炷香燃尽，男人果真没有上来。岸上的人慌忙杀了一只公鸡，鲜血淋漓地扔进了河里。这时，就见河水分成两半，平坦的河床露了出来，驼背男人从河中间走出来。村里人问他看到了什么。驼背男人说，潜进深渊后，他看到一座大宅子，一个长胡子男人坐在宅子门口抽烟，看到驼背男人也不言语。驼背男人走进宅子，看到两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坐在窗户底下纳鞋底。那姑娘美得呀，美得用语言无法形容。驼背男人看呆了，就不想出去了，就想在渊里和姑娘过日子。这时，一道红光噼里啪啦闪过，驼背男人脑子一蒙，迷糊了过去，清醒过来后，就到了岸上。村里人纷纷称奇，虽然对驼背男人的话有些怀疑，可是男人胆子大、水性好，如同钉子钉进木板一般刻进村里人的心头，更何况，这年过年怪物没再出现。因此，村里人看来，驼背男人坠河身亡的唯一原因就陆飞鸣的母亲“克夫”。为了坐实这种说法，陆飞鸣的母亲又凭空多了几位丈夫，他们无一例外地在新婚不久死去，死法有暴病、溺死、上吊等等。村里一位整天眼泪汪汪的老妇人也凭空成了陆飞鸣的奶奶，她因为儿子的死，日夜哭泣，导致两眼红肿，时时充满眼泪。

村里人津津乐道这件事情，全然忘记“陆飞鸣的母亲是徐龙吟的相好”，全然不顾徐龙吟的感受。

谣言传到徐龙吟耳里时，徐龙吟正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茶是安徽产的太平猴魁，刚问世不久，市场少见，是徐龙吟在青岛的一位朋友送的。为了欣赏茶的形状与水的颜色，徐龙吟特意用了德国产的玻璃杯，玻璃杯也是那位朋友送的。自打德国人租借了“胶澳地区”，将“胶澳地区”改名为青岛后，一些德国、法国、英国产的东西就出现在市场、商店，流通进中国人的家庭。

徐龙吟一边品茶，一边手拍了膝盖，一句一句念道：“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此时日影西斜、桂花飘香，天空传来清脆的鸟鸣。徐龙吟抬头，透过胖嘟嘟的葡萄串，透过墨绿色的葡萄叶子，看到湛蓝的天空，一层又一层雪样的云朵。这样的黄昏，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好茶，不吟点诗就给糟蹋了。这时，偏偏有人糟蹋了这良辰美景。来人是徐中兴，面庞白净，身材瘦长，穿着长衫站在树下，就是人们心中的书生。徐中兴的父亲是读书人，活着的时候，天天带着徐中兴读书写诗，徐中兴年龄稍长，又叫他上了几年私塾，因此徐中兴算是一个书生。可是徐中兴不认为自己是书生，他认为自己是村里最有学问、懂得最多、品德修养最高的人，每天道德文章挂在嘴上，评论评论这户人家，批评批评那户人家，恨不能取代徐龙吟管理村里事务。

这个傍晚，徐中兴踏进徐龙吟的家门，全然不顾徐龙吟散淡、舒适、惬意的心情，如同说书人一般，将陆飞鸣母亲“克夫”的事情告诉了徐龙吟，然后将所有关于陆飞鸣母亲的传言一并端给了徐龙吟。别的，徐龙吟没听进心里，“陆飞鸣的母亲是他的相好”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头。徐龙吟虽然不反对男人纳妾，可是他讨厌偷鸡摸狗、贪婪女色、整日与女人厮混的男人。徐龙吟站起来，面庞涨红了，又变白了，冲徐中兴摆手，连说了三个字，“滚、滚、滚。”

正说得兴起的徐中兴一下子闭了口，他没想到徐龙吟会叫他“滚”。他这样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自认为没有任何缺点的男人，



竟然被这个传言与女人有染的男人连声呵斥，简直是人生中的奇耻大辱。

徐中兴的嘴抿成一条缝，瞪大眼睛看着徐龙吟，整整衣衫，真的转身“滚”了。

徐龙吟的好心情完全破坏掉了，他无心喝茶，端起玻璃杯，“噗”的一声将茶水倒到葡萄架下，转身出了院子。

徐龙吟的家在村子东边，面前一个宽阔的广场，转过广场是出村的道路。日暮时分，村人都在家中歇息，广场与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倒有一只鸡在广场上踱步，一只狗趴在路中央。见徐龙吟出来，鸡与狗一齐跑了过来，跟在他的身后。

徐龙吟心头暗笑：这鸡、狗都知道他是族长，都知道要巴结与讨好他。心情立刻好了一些。

徐龙吟顺路出了村子，鸡和狗远远跟在后面，到村头，鸡与狗停住脚步，徐龙吟依旧前行，左拐，下一个坡，清亮亮的清水河出现在眼前。

清水河发源于深山的一个水库，它由北而来，弯曲着身子从清水河村的西边哗啦啦流过，如同给村子镶了一条漂亮的银带子。传说，潍县城的某任县太爷曾请地理勘察土地，地理说清水河村的土地分量最重，镇得住全潍县的百姓。县太爷就想将县衙门迁到清水河村。他坐着轿子到清水河村察看，一眼看到清水河，连道几声：“不好，不好。”这河如同一根绳子捆住清水河村，使村子成为一个死村。当时的族长听到消息大为惊讶，请人查看风水后，在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为清水河村提供了一个呼吸的通道。清水河村不再是个死村，只是祖祖辈辈不出当官的，只出读书人。

站在石桥上，徐龙吟看到河西岸成排的柳树，柳枝飘扬，绿叶成荫，水红色的夕阳缀在柳树上方，勾勒出工笔画中才有的美丽景象。在这美景当中，徐龙吟感觉自己都是画中人了。他长吁一口气，目光看向远方。那里，一个女人蹲在青石上撩了河水洗头发。

如果能够预测后来的事情，徐龙吟决不会走下石桥，走到女人身边。多年后，想起这一幕，徐龙吟只能用“命运”二字形容。

徐龙吟走下石桥，走进柳树林里。柳树种在沙土上面，沙土细、软、

平整，走在上面，如同踩在松软的棉花堆上。有些沙土钻进徐龙吟的鞋里，徐龙吟的脚板被沙土揉搓得又酥又麻又痒，这酥、麻、痒极不老实，顺着徐龙吟的脚板向上，直达他的心窝，弄得徐龙吟的心窝也又酥又麻又痒起来。等到走到女人身边，徐龙吟竟像喝醉酒一般，晕沉沉、软绵绵的了。

女人蹲在青石上，头发泡在河水里，侧歪了头，两手捧起河水，举到头顶，手松开，水洒到头发上，汪汪地淌下来，如同珍珠跌进河里。女人的头发乌黑、密实、油亮，像浸了油的黑布子。徐龙吟不由得想到“发如青丝，头堆乌黛”这样的词语，说了声：“好一头秀发。”

女人是陆飞鸣的母亲，她没料到会有人来，吃了一惊，眼中掠过小鹿受惊一般的神色，这给她平添了一份与年龄不相符的可爱。

看清来人，陆飞鸣的母亲平静下来，移开目光，依旧清洗头发。



2

徐龙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村里人对他向来恭敬，见他无不热情招呼，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冷淡之人。印象中，又是第一次见到陆飞鸣的母亲。这肯定不对，没有他的允许，陆飞鸣母子绝不可能在村中居住。可是，他什么时候答应她的呢？为什么，一直不知道她有一头如此好的头发？

陆飞鸣的母亲垂下头，头发全部浸进水里，如同黑色的锦缎铺展在水面上，随了水流的方向微微摆动。陆飞鸣母亲的手插进头发，细细地揉搓。她的手指白净、细长，仿佛小银鱼在头发里钻来钻来。徐龙吟的心又痒起来，这痒钻出了心尖尖，冲到了喉咙上。徐龙吟咳嗽出声。

陆飞鸣的母亲依旧揉搓头发。揉搓干净了，才抬头，瞄了徐龙吟一眼，嘴角牵动，一丝笑如同水珠滴进河里，倏忽不见。陆飞鸣的母亲转身，将头发拢进手里，双手转动，头发上的水随即落进河里。等到河水沥干，头发也盘在脑后，是乌油油、圆润润的，一个极好看的髻。

陆飞鸣的母亲冲徐龙吟弯了一下腰，说：“族长，您好。”

徐龙吟嘴唇翕动，一个字说不出来。

陆飞鸣的母亲转身向前，穿过柳树林，走向一个院子，院里立着一栋

青瓦粉墙的房子。还没来到房子跟前，徐龙吟就听到隐隐的琴声。琴声伴了细细的流水声、风吹柳条声，渐行渐远的鸟鸣声，说不出的曼妙，说不出的好听。徐龙吟抬头，看到夕阳落山后留下的满天粉霞，看到从天际呼啦啦掠过的鸟群，看到柳树枝上的层层碧绿，鼻子一紧，热热的东西流到脸上，一摸，是两行眼泪。

徐龙吟站在粉墙跟前，细细倾听，是《平沙落雁》。琴声中，徐龙吟看到粉墙下面一个花坛，坛内的金菊开得正艳，坛外几蓬野草，绿得仿佛要滴下汁水来。

徐龙吟长长地叹气，他从未发现自己的村子如此之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村子如此之美。它为何如此之美？是因为这金菊？因为这琴声？还是因为这个将头发盘在脑后的女人？

徐龙吟推门进入院内。一名少年正坐在院中抚琴。这个少年，徐龙吟看着他，怎么跟徐中兴有些像呢？

少年是陆飞鸣，琴艺是跟表舅学的。陆飞鸣总感觉表舅跟母亲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年龄稍长，他甚至认为表舅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每天黄昏，表舅都到家里来。那个时候，陆飞鸣与母亲住在即墨城。即墨城是个拥有1400年历史的古城，地处山东半岛，紧靠渤海湾，浩瀚无边的大海将县城的空气弄得湿漉漉的，房子、街道、树木饱含了水分，脆生生、清亮亮，仿佛被人用布子擦过，干净得异乎寻常。因为靠海，城里一半人家的营生与海有关，打鱼、卖鱼，养珍珠……利用贝壳、珍珠做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常有莱阳、海阳、栖霞等地的男人推着独轮车到城里买鱼。他们傍晚时分从当地出发，步行一夜，凌晨时分来到即墨城。他们推着独轮车轱辘轱辘从街道驶过，大声地吐痰、咳嗽、说话，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撩起水盆里的水哗啦啦洗脸。城里的居民就在这些声音里醒来，开门、洗漱、生火做饭、叫孩子起床，也有女人倚着门框，拿桃木梳子梳乌油油的头发。等居家女人提着菜篮子，到菜市买菜时，那些外地男人也推着装满活鱼活虾活螃蟹的独轮车轱辘轱辘走出县城。



菜市里的食物以海鲜为主，银灰色的眼睛清亮的鲛鱼，皮肤油滑光亮的偏口鱼，水红色的大拇指粗细的对虾，雪白的鼻管鱼，泡在水盆里的海肠子，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的红色小虾米，扇贝、海螺、海蛎子，直接养在水盆里的活海鱼。买菜的女人一边走一边看，一样一样海鲜搁进菜篮子，走到卖新鲜蔬菜的地方，几把青菜搁进篮子，一家人的饭食便准备妥当。

陆飞鸣的家在条胡同深处，一座石砌的二层小楼，缀满绿色的爬山虎。小楼总共四间房屋，一楼三间，分别是客厅、母亲的卧房、厨房，二楼一间，是陆飞鸣的卧房。房子宽大幽暗，摆着一张带帐子的红木双人床，床头一张书桌，床尾一个柜子，同样是红木材质，绘着精致的金色图案。房间唯一的窗户临街，镶着木质格子窗框，糊着粉白色的窗户纸。推开窗户，迎面是石砌的墙壁，映着斑斑点点的青苔，向左一米，是扇同样的窗户，同样的木质格子窗框，同样的粉白色窗户纸。不同的是，陆飞鸣家挂着白色的窗帘。对面人家，挂着淡粉色的窗纱，每天傍晚，那户人家都要打开窗户，淡粉色的窗纱一截一截飘出来，好像唱戏人的水袖，一截一截甩到空中。

陆飞鸣通常在这个时候学琴。古琴摆在窗户下面，琴桌同样是红木的，年代久远，仿佛老年人毫无生气的身体。古琴有年岁了，琴面乌黑，散发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琴底写着几个字，陆飞鸣辨识不出字的内容，隐隐约约感觉，是一个人名。

学琴之前，陆飞鸣都要推开窗子，探头向下看看。楼下是青石铺的窄路，长年湿漉漉的，仿佛刚刚落过雨滴。常有男人或女人提着东西慢腾腾走过。有时没有人，只有一块又一块形状不一的石头连在一起，绵长得似乎没有尽头。

天空应该有太阳，可是胡同太窄，墙面太高，路面上没有一点点阳光。陆飞鸣偏偏头，看到对面人家飘出的淡粉色窗纱，再偏头，看到胡同尽头，一个穿灰白长衫的男人一步一步走来。男人手里捏着一件东西。

陆飞鸣心头一紧，赶忙坐到琴凳上，手抚了琴弦，流水般的音乐立时淌满屋子，旋即飞到窗户外面。

穿灰白色长衫的男子是表舅。表舅身材修长，脸色净白，可是太白了，竟然透出隐隐的青色，这使他本该文气的面庞陡增一份肃杀之气。表舅带着这副面孔站在陆飞鸣的身旁，陆飞鸣只觉得一股凉气罩满全身，大热的天，冷得发抖。

一年四季，表舅都是一身长衫，只是随着季节不同，变化着颜色。表舅十指细长，手掌绵软，指甲盖修得方方正正，仿佛玉做的一般。他的手始终藏在长袖下面，一块黄花梨板子也藏在长袖下面。遇到陆飞鸣分神或是弹错曲子，这块板子会毫不犹豫地钻出来，一下敲到陆飞鸣手背上。起初，陆飞鸣会哭，眼泪一串串掉下来，痛极时，还会哭出声来。幽暗的屋子，因为陆飞鸣的哭泣显得格外静谧。表舅不劝他，只是瞪着眼看他，像一只老鹰凶巴巴地看着一只小鸡。陆飞鸣哭得无聊，慢慢止住哭声。随着挨打次数的增多，陆飞鸣渐渐不哭了，因为他的不哭，表舅下手似乎更重了。陆飞鸣咬紧牙关，盯着板子落到手背上，“啪”的一声，手背上一道白，白色褪去，一道红鼓出来，然后，仿佛一捧水洒到手背上，红色也消失了。陆飞鸣有些迷恋这种色彩的变化，甚至迷恋这种变化带来的尖锐疼痛。随



着陆飞鸣琴艺的长进，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少，这种色彩的变化，这种尖锐的疼痛也越来越多，某一天突然全部消失了，陆飞鸣无限惶恐，无限不安，抬起头愣愣地看着表舅。

表舅神思恍惚。表面看来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他还是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握着黄花梨板子，左腿架在右腿上，手指在膝盖上有节律地打着拍子，可是他的眼神飘忽不定，不像往常那样，聚精会神地盯着陆飞鸣练琴。他的眼神经常飘到窗外，停在某个地方，久久出神。

窗外有什么？陆飞鸣的目光移过去，只看到一线碧蓝的天空。

表舅叹了口气。陆飞鸣目光转过来，看到表舅低着头，一脸愁苦。长这么大，陆飞鸣第一次见到表舅如此愁苦，不，是第一次见到表舅脸上有如此丰富的表情。表舅向来平静，遇到天大的事，都是波澜不惊。今天的表舅，怎么了？

心、手分离，琴声立即晦涩起来。搁以往，表舅必定一板子打过来，但是，这次，他却没听见一般。

母亲端了木质托盘上来，托盘里搁着一只紫砂壶，三只小杯和一盘白皮瓜子。紫砂壶近似乌色。白皮瓜子盛在白底青花的瓷盘里，白蓝相衬，分外好看。

母亲将托盘放到书桌上，坐下身，斟茶。琴声中，陆飞鸣闻到武夷山红茶的味道。母亲喜茶，红茶、绿茶、黄茶、黑茶，诸般茶叶，都非常喜爱。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陆飞鸣陪她饮茶，红茶泡在紫砂壶内，碧螺春泡在白色盖杯里，黑茶用沸水冲在瓷碗里。据说黑茶是少数民族的最爱，专门清理肠胃的油腻。

陆飞鸣知道休息时间到了，舒手，起身，坐到书桌旁边，端起一杯茶。他闭了眼睛，将茶端到鼻下细闻，一口一口呷进肚里。每日浸淫在乐曲之中，陆飞鸣的行态举止一派儒雅。

母亲与表舅抬眼看他。一杯茶喝完，陆飞鸣又倒了一杯，端起来。母亲与表舅仍旧在看他，他们不说话，也不喝茶。母亲手里捏了几粒白瓜子，

捏起又放下，放下又捏起。表舅握着黄花梨板子，手一紧一松，一副不知如何才好的样子。

陆飞鸣诧异，心想，他们莫不是有话要对自己讲？定了睛看母亲与表舅。母亲与表舅仍旧不说话。陆飞鸣又想：他们莫不是有话要背着自己讲？

陆飞鸣放下杯子，转身下楼。影影绰绰中，看到表舅的一只手握住母亲的手，没有声音的，黄花梨板子已经躺在他们脚下。

陆飞鸣心下委屈，踩着楼梯，一步一步下楼，打开房门，青白的日光泻进屋内。陆飞鸣跨出门去，坐到门槛上，眼泪流了出来。

对面楼上的窗户依旧敞开着，淡粉色的窗纱一截一截飘出来。陆飞鸣抬头望去，突然想知道楼上主人的模样。他不记得自己在这座楼住了多久，却清楚地知道，他从未见过对面楼房的主人。那人是水灵灵的少女还是妙曼的少妇？抑或是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无论是谁，因为那截淡粉色的窗纱，陆飞鸣都对她充满了向往。

陆飞鸣抬头向窗户望去，只见一只手抓住窗纱一角，三拽两拽，将窗纱拽进屋内。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陆飞鸣心下愕然，又见两条胳膊伸出来，是粉白的，闪着瓷器一般白光的胳膊，它们在空气中胡乱挥舞，仿佛要抓什么东西。陆一鸣一下站起来。这时候，令他更加诧异的事情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与身子突然探出窗外，她咯咯笑着，头扭到左边又扭到右边，扭到右边时，女人看到了陆飞鸣。女人被吓了一跳，笑容瞬间消失，可是她又笑起来，身上扬起，试图站起来。一双手压在女人的胸上，这使她无法直起身子。她的头又扭来扭去。一张男人的脸压到女人的胸上，连同那双手，在女人的脸上、胸上忙碌着。女人的笑声尖细起来，仿佛刀片从玻璃板上“噌噌”划过。那双手连同脸一起离开女人。女人这才站起来，转身，看了陆飞鸣一眼，“叭”的一声将窗户关闭了。

陆飞鸣的心一阵狂跳，飞身跑进屋内。母亲与表舅依旧在楼上，细碎碎的说话声顺着楼梯飘下来。陆飞鸣手捂了胸口，眼前浮现着女人胸前的手和脸，它们与他平常所见不同，它们分明来自另一个世界。